

先祖寄吳花宜先生滇中詩冊

癸丑春初敬彊前輩歸昇在守章識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五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縉雲後學樊獻科編次

序

送高生序

高生以敬學科舉業將從師于閩過予請言以相其行生年甫弱冠去鄉里遠家室以求師于千里之外其志可謂勤矣韓子曰業精于勤生既能之矣尚何待予言以相之哉抑予之所以勉生者又有出于此之外也聖人作經以明道非逞其文辭之美也非所以夸耀于後世也學者誦其言求其義必有以見于行問之無不知也言之無不通也驗之於事則

言意作文集 卷五
一
面焉而背馳揭揭焉不周於宜則雖有班馬揚韓之文其於世之輕重何如耶生燕南人也國朝興科目燕南人屢嘗為舉首矣安知異日不在生乎故用是以為之規也

雙清詩序

雙清軒者東山壽聖寺物外上人之所營也上人名崇超物外其號也寺在杭州城東四十里其會曰湯鎮軒所儲無他物有水一泓竹一林上人日與之為徒故遂以名其軒也夫天下之清者莫如水有節而貞者莫如竹伯夷以節立行而其清至于聖則物之清又莫竹若也夫人與物情性之相得者各從其類物之所處不同則清者有時而污非其情之本

然也今之人達而用于世則役於事窮則役於衣食無憂者莫如僧故能遂其情而物之託焉者亦得以全其性也然則上人雖欲自外於物而物不能外之也有詩一卷上人作而同聲氣者和之也書而揭于軒者故翰林學士吳興趙公為之序者括蒼劉基也

郭子明詩集序

郭君文德字子明廣平人也讀書好為詩有交於前無不形之於詩其憂愁抑鬱放曠憤發歡愉遊佚凡氣有所不平皆於詩乎平之是故飲食非詩不甘坐卧非詩不安應人接物非詩不能據其中懷至於顛沛造次夢寐想像莫不有詩思

言意作文集 卷五
天下有一事一物不入吾詩若已有所歎焉於是北眺燕代
西踰岷峨南浮江湘東覽齊岱困窮迫阨寒暑枯濕舉不足
以槌其中而惟得乎詩可以解憂其為詩也不尚險澀不求
竒巧惟心所適因言成章而其自得之妙則有人不能知而
已獨知之者蓋孔子所謂好而樂之者歟余嘗嘆世之人汲
汲以趨祿利有所好樂則決性命以赴之朝奔夕馳所在皆
是今子明乃違衆人之所務而獨好我之所好得之不足以
療飢寒而失之無傷於其身彼之不顧而我則為之蓋有所
感激而自異於人以為高也是固非俗子所能識也

送別燈和尚還鄉序

并詩

有浮屠氏踵門而求見予方以事出不得見明日復來問其
鄉則世為括人與予為同州故其心尤惓惓焉將歸求言以
贈其行夫浮屠以離世絕俗為教父母兄弟且不得為其親
也而獨惓惓於鄉人焉何哉今之人同里巷以居而有不相
接者及其遇于他方不啻如見骨肉所適愈遠則其情愈親
是乃人心之所同非待乎矯揉勉強為也浮屠氏割慈忍愛
以為高宜殊乎人而師獨不然是蓋有見於道者也則其為
浮屠也豈果惑於其術之說而為之哉世治不古為民者日
困農疲于耕而終歲不飽其食工疲于作而終身不得休息
士不譜於時而纍纍無所即追呼徃後之可憐誅求徵歛之

無厭皆足以累其身愁其心求全軀而苟安舍是其何之乎
若師者其迹於是而心則有所寓乎余既重其敏慧又嘉其
敦鄉人之誼故為之言且繼以詩師名復祖別燈其號也詩
曰
閒居寡塵務遂與嬾惰親扣門報有客喜見同里人相知豈
必素鄉語情自真北風吹大江寒水波龍鱗話別一何速令
我生苦辛故山到何時溪梅照新春親朋或見問為道長清
貧

贈奕棋相子先序

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君子游焉博其理也其不在比科者士
弗尚吾獨於碁乎有取蓋棋末伎也而有用兵之道可以通
人之智知緩急存亡進退取舍有乘機應變攻守之法避實
擊虛校間抵隙兼弱取亂之道無所不備吾嘗讀孫子十三
篇而知古人制敵之術意奕棋必出於兵家教戰者所製非
其他娛目悅耳者比其所以不得附於六藝者以其為兵也夫
兵君子慎言之而可以教乎哉宜其在六者之外也自天下為
戰國而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之徒公然以兵為教於是學戰
陣者不必寓于物以求之而碁遂為娛樂之具而精其數者
亦日用而不知耳陶士衡以周物之智不遠纖芥而不喜人
為碁當時僚佐實不知其可以達於兵而徒為費時亂日使

有知及此者以告士衡士衡當教人為之不必授其具於江中矣儒者之道格物以致其知貴能推其類也故觀水而知學觀耨田而知治國善推之而已矣是故無用之伎也旁通之可以措大事吾於此而知智者之不死也相生子先兄弟皆精于某事無與敵焉吾每惜其用心之專而懼其無益於用也故原夫制作之本意以語之方今寇盜竊發武夫環視如林無或能出一謀發一慮生能基之策乎使不曠日糜粟以憂農民不亦偉哉

海寧州賈希賢義塾詩序

人有積貨財而不能散者君子謂之愚知散之而不要諸道其為愚一也故有捐貲產以廣異端而徼非望之福者非徒無益且受誑而甘心焉凡若此者蓋不可一二數也若海寧賈希賢者非卓然有異於人乎賈氏為海寧大家而希賢益厚念邑之子弟多不知學或貧不能自致師以學乃構宇買田招名儒以為師俾鄉里之俊秀與閭巷之童兒莫不來學其食飲器用咸取給於賈氏嗚呼可謂積而能散散而得其道者矣今天下學校責在守令往往不暇顧而視為文具至考滿不能備六事而阻其仕進者不少則今之官海寧者一何幸耶得賈氏以為其民州之子弟得賈氏而皆振起于學彼為守令者從而收其功則不惟有功于其州之人而為之

司牧者亦有賴焉其為利豈不博哉使人人效之而不見三代之化吾不信也

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

至正十一年春三月十有五日沙班子中來言曰吾居杭有年矣杭於江南視他郡為大民多而儒少豈教育之未至乎吾嘗得隙地于慶遠安撫沙公願築室以為義學招子弟以教而上木樹築之資無所出可若何余聞而嘆曰方今天下郡縣無不有學名山谷蹟又有書院咸設學官杭之城郡縣學及書院凡四處生徒蟻集省憲臨焉又何俟於子之室乎子中曰噫是子不知余也子以為子之學猶官之學與非也

子請為子言學夫學也者學為聖人之道也學成而以措諸用故師行而弟子法之是故搜羅天人究極古今旁通物情達其智也齊明盛服非禮勿動篤其敬也見惡則遠見善則隨敦其仁也存心養性樂道尊德致其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盡其細也忠信謹愨固其內也貌言容止閑其外也詩書六藝昭其文也剛毅木訥培其質也親賢友仁以輔德也幼幼長長順天則也夫學智以周之敬以一之仁以行之立乎大不遺乎細嚴乎內不弛乎外文以藻之質以幹之於是乎德成而不失其則今之學主以文墨為教弟子上者華而鮮實下者習字畫以資刀筆官司應酬廩粟之外無他用心

其亦異乎予之所欲為者乎夏之校殷之序周之庠吾不得而見之矣而有志焉道之將行也夫吾室之成未可知道之不行矣夫吾固將以盡吾心終吾年縱不能行于今庶其或垂于後予聞而壯之書其言以為序予聞湖浙之間多富而好禮者有與子中同志尚能為子中成之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鄰臨江故多虎狼之卒兀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為業根椽蔓附累數百千輩以鷹犬于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竒禍官斥弗任則群構而排去之獄訟興滅一自其喜怒有訐于官非其徒為之所雖直必

曲獲其助者反是百姓側足畏避號曰笳鼓人莫解其意或曰謂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簿書曹官於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難公獲選為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按宿獄凡壅滯不決者皆笳鼓之徒為之督所屬逮捕窮其姦狀而上下夾為覆冒公執正議愈奮曰吾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不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斂迹退散農民入城市相謂曰微經歷我與爾敢來此乎予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得其人也後數歲乃識公于京師公時奉使自湖廣還民譽獨籍籍予又為大喜至正己丑公為江浙財賦副總管因得相

與為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卯六月以病去薦紳之士咸祖
送北門外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可以斷犀而以之割雞
隋珠可以照車而以之彈烏吁嗟兮吾安所如客有和之曰
松柏在山兮匠石求之夜光在璞兮卞和識之物固有遇兮
遇當有時因相顧大笑賦詩為別而劉基序焉

章秀才觀海集序

桐江章正則好學能詩文名其集曰觀海予覽而大其志夫志
道之正也立乎其大而小者不遺焉斯得之矣是故天下惟
海為大求其大而不於海非知大者也故錡釜之型不鑄鼎
彝藿菽之實不生松柏無他先居乎其小也是故知海斯知

學矣今夫海之為物浮天地納日月汗漫八極人見其大也
曷致哉鯨龍鰈蟹無不有也江河溝瀆無不收也動之不知
其所為流之不知其所歸變幻倏忽杳冥莫測觀海者知海之
所以大乎則其造也不可量矣予既嘉章子之志故為序以
勉之

送海寧張知州滿任去官序

至正辛卯夏五月劉顯仁自海寧來致其友賈希賢之言曰
海寧瀕海為斥鹵地民勤而貧吏肆而囂積有日矣自我知
州張侯來鄉不見吏卒易其業田疇屢豐旅祿不札庭不宿
訟囚無留獄租賦時集木索不用譁許之聲化為弦誦大民儒

詞意作文集 卷五
儒小民愉愉朝出暮歸謳歌滿途三歲之間洋洋乎里閭不知時節之我祖今且代去欲留之不可得也請為言以餞之予聞而嘆曰美哉張侯今之為人牧已代而使人思之者鮮矣哉居于位則畏其威且滿則相視如途人甚則排而去之惟恐其弗亟也間有欲之者非素所暱愛則為卒若吏於民無與焉夫設官所以為民也官為父母民為子為父母而使其子不我愛亦獨何哉故善為官者猶農夫之善為田也嘉穀以為親稂莠以為讎是故獲乎吏卒者必不獲乎民獲乎強暴者必不獲乎善人今張侯能使民惜其去而希賢又為善士興義學以淑鄉里其所慕尤不苟仲尼曰不如鄉人之

善者好之張侯有焉予雅知劉君其言必信而有徵也是為序

槐陰讀書圖序

槐陰讀書圖者嘉興吳仲圭所為姑蘇王行道作也王氏之先有植三槐于庭而期其後必為三公者後果如其言為宋賢相今仲圭之作此也其將勗行道以力學而履前人之發也乎夫盛德大業有志者成之聖賢與我皆人也企斯及之矣故與人交必常有所勗者朋友之盛心也觀聽動息凡有所接必使可以有所警者進脩之善道也然則斯圖豈玩好之云乎雖然吾願益有以勗之夫王氏之先所以致位宰相

者抑由乎槐耶非與植柏于大別而莫似禹求南國之棠而
憇焉曰吾以繼召伯也可乎哉晉公之行事載在史官若三
槐者蘇子所謂德之符也思其人象其德今之槐猶昔之槐
也不然彼園之檀其下維穀而已矣吾子勗之使後人之慕
此圖如今人之慕三槐則備矣於是乎言

送海寧尹知州之官序

國家憐黔首之未寧乃大選守令以熙庶績非名實素聞於
上下者弗任且以六事考覈其殿最責至重也東平尹希善
由餘杭主簿江浙行省掾史遂昌宣城縣尹溫台海道千戶
皆能其職故得舉為海寧知州將之官相與交游者咸為詩

以錢之而屬其序於予予惟今之人類多喜諛心竊非之夫
求言於人而得諛不如勿求與人言而進以諛是不以賢人
君子待其人不恭莫大焉故願獻其規而不以頌今天下又
安而盜賊姦宄竊發不禁何哉為守令者非其人耳天子有
民不能徧治故托之守令故守令謂之民牧夫牧也者受人
之牛羊而牧之必為之豐其水草適其寢訛去其疾蠹驅其
豺狼然後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是故悍卒猾吏民虎狼也
苛徭橫斂民疾蠹也虎狼不屏疾蠹日生寢訛失時水草乏
絕則亦日就死亡而已矣惡在其為牧也夫好安樂而惡憂
患人情同之盜賊之刑自死而族人豈願為之哉必有大不

得已然後寧蹈不測以苟旦夕之命誠能順而撫之吾未見其弗寧也海寧為瀕海邑民勞而貧久矣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于今之時抑亦可以謂之易而非難矣行矣尹侯國家之寄朋友之祝百姓之望皆於是乎在他日惠政之碑又當為君書也

送柯上人遠游詩序

古之人有違其家而游四方者何哉孔孟志於道儀秦志於利司馬子長志於文其所志不同而欲行其志也則同墨子之道異乎聖人而走不黔突無亦欲以其所得乎師者傳之於人與是皆有所為而為也浮屠柯上人者予之同邑人也

客游于淨慈淨慈之主者舉以任其寺之事善焉於是群寺之聞上人名者競舉以為其住持上其名于宣政院會他僧有以賄求住持者事聞院官院官怒併其餘悉罷之上人遂拂衣游金陵且游大江觀衡湘陵巴漢沔秦隴北觀天都至于五臺略恒碣而歸將行過余求言焉夫上人方外人也固不以利役其身而為文又非所嗜好抑將學孔孟與則上人墨氏徒也今浮屠之道大行于世金碧焜耀彌天下貝葉之書家畜而人誦之不必走四方以施教則又異乎墨子者矣予又何言以贈之哉予蓋因是而重有所感矣今之為士者欲游四方行李之往來豐則患於盜賊約則患於資糧之乏棗



術有可以寓道者其醫乎夫濟人利物無位者不能焉惟醫以救死扶生為功苟志於斯使惻隱之心恒存而不死豈非為仁之機括耶故術之近道者莫如醫醫之為功昭晰不昧故於術為難至于嬰兒之醫則難乎又難矣是故古人語治天下曰如保赤子夫赤子無知疾病痛痒飢飽寒煖一聽於人而不能告死生存亡無所歸咎天下之難保者孰有甚于赤子哉故又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言不可以鹵莽虛偽為也嗚呼治天下者果能存是心乎吾不得而知也得見善醫者亦可以自慰矣武林忻生儒者也而工為醫以全嬰名其堂先難也夫以儒為醫固當與常醫殊他日達而用于時則又舉其為醫之心而措之豈曰小補云乎哉

鄭士亨東游集序

予始與豫章鄭士亨遇于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為忘年交日相過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則各相自慶慰呼酒共飲至醉近世之為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於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于人而自以為賢於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於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為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年冬十月有牛諒者見鄭子之文大喜率其友聞正集而刻之于梓求予為序予甚異之夫縣黎之處璞中雖不自售而

不能閱其璟謂卞和之不恆有可也而謂世之無卞和也可乎哉余嘗謂鄭子之文獨予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者好為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子何耶予既喜鄭子之文獲傳于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識世人之所不識而自按于流俗以為之傳也於是乎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予初來杭時求士于鄭希道先生先生為余言照玄上人之為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恠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

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為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懸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于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為而作哉情發于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于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為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為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眾人而不

辨其為玉為石惛惛恹恹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梧櫨自古以及于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竒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為伯樂匠石也故為序其端焉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傳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其一也是故聖人論友必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為道豈易言哉近世學者率不好聞已過未有善而欲人揚見勝已則諱見不若已則肆藻

于外不求于中詆異而黨同附勢而傳聲靡靡揚揚柔柔如也而與之友能無損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諒而又曰多聞焉夫直矣諒矣而所聞不多則箴規獎勸未必盡合乎古而通于今吾未見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為道豈易言哉予居杭三年而得江西鄭士亨無何又因鄭子而得熊文彥焉觀其人理而溫又亮以莊恢乎其有容且年方壯氣方銳學業方日新識見方廣如泉之始出鴻之始發勾萌之方達也因命曰交相為助於是方自慶其各有所益也比歲暮予歸浙東而二子亦相率歸于豫章廼命酒以別而為之言曰古人之為學也未嘗自謂已至仲尼大聖也曰假我數年卒以學

易衛武公大賢也九十猶陳抑戒而况於吾儕也乎歲月如流時不再得耨之不勤其實不粟築之不多其基不鞏詩不云乎婉兮變兮總角壯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幸相逢于耄而學業俱若是焉朋友之心遂矣至于東門之章游子之吟則不必為君歌也

悅茂堂詩序

并詩

悅茂堂者會稽旌教寺學庭上人之所居室也上人性好菊故種菊環其居取菊譜之語名之曰悅茂或曰謂其以菊之茂而為悅也或曰非也悅茂在菊不在人上人將於是在乎觀物焉豈惟菊哉凡物悅則茂得其性也不悅則不茂不得其

性也故悅者茂之藏茂者悅之著譬之於人憂愁結于心而病生焉及其著也髮焦而齒黃色黯而形枯其不茂也可知矣故暈翟天下之文禽也朱冠而彩翰章章焉及其繫于籠中則慘然而不怡泯泯然如死灰非溫而昏之也不得其性焉耳是故人不得其性則痛鳥獸不得其性則瘡草木不得其性則萎以枯故茂物有道悅之而已矣悅之有道使之得其性而已矣敢問使之得其性有道乎曰有可得聞乎曰上人之藝菊也其種也以時其溉也有節其愛之也如慈母之於子也燥則滋之於則清之瘠則肥之扞則培之敬則扶之翳則疏之暎則陰之誅其草茅戮其螻蛄驅其雀鼠蛛絲蟻

壤無所侵也於是乎春而萌夏而葉秋而華濯濯蓁蓁蕤蕤
英英見其生而榮而不知其所以生如斯而已耳或以語於
予予曰有是莪是道也后稷之所以教民稼也上人其果有
見於此耶而獨於此物者何耶嗚呼使世之為人牧者懷其
民如上人之懷其菊也天下其求安哉因為之詩曰

治圃如治國養卉如養民羲農契此理立法詔後人五帝暨
三王繼世稱至仁聚欲去其惡不使傷和淳所以覆載間物
物熙陽春動植蜚走輩生長咸及辰周轅逝東邁此意久沉
淪誅求與剝削浩蕩無涯津高堂一笑粲白屋千眉顰誰見
田里間悲啼雜吟呻本根不自固枝葉何由伸感來為尔歌

哀音入蒼旻安得觀風者達之于紫宸

送張山長序

稽山書院山長張君用中受代將歸友生具酒肴祖送越西
門外酒半有執爵而言曰行者必以賸古之道也故老子曰
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是故詩有崧高烝民繾綣
激切情意懇至是盖温如春陽馥如蘭芷而重於南金夜光
之遺贈也張君以茂才舉為文學官居其職三年教行而道
尊人無間言今以代去而所與游者又莫非文學士而無言
以送之庸非缺乎衆應曰諾於是命楮筆各為歌詩俾余序
焉余觀詩人之有作也大抵主于風諭盖欲使聞者有所感

動而以興其懿德非徒為誦美也故崇獎之言異其有所勸而加勉示事之告願其有所儆而加詳也然後言非空言而言之者為直為諒為輔仁為交相助而有益而聞譽達于天下而言與人相為不朽不亦偉哉今諸君之詩則皆既肆好矣復何以尚之哉方今教學之官為職甚卑而其出身為甚正非他岐比也由是而躋大官位宰輔者非一人矣張君年方壯氣方盛學方進而業方隆也稍雲之木起於勾芒冲天之翰發于遵渚由是而之焉仲山甫申伯之地位不難造矣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他日仲山甫申伯之德業吾於張君深有望焉

牡丹會詩序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吳君以時之所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主人崇酒肴登客而侑之既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茲花之植于某有年矣雖翫賞日至而未嘗有闔坐皆文章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盍各為歌詩以為他日之雅談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鄴詩二句十四字為韻命探丸信所得為詩不限以體制詩成屬余序予讓弗獲乃為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既曰君子而又謂之豈弟則其為和也不流而為樂也不淫故湛而無害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贊而美之也予嘗

見世俗之為宴集大率以聲色為盛禮故女樂不具則主客莫不黯然而無驩及夫觴酌既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謔浪褻侮百不一顧有向隅而不獲與群則憤憤然見于色形于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鬪爭以為有人之心者無不知惡而絕之也而世方以是為能放曠豁達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奚異哉若今日之會則不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之彥也是故揖遜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凝志澄神所以杜縱恣之門抑揚歌詠所以摠幽深之抱懽情既暢藻思逸發莫不郁如樹蘭鏘如金石皎如月露躍如蛟龍之出溟津捷如拔堅城而禽大酋以獻馘也魯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著之垂靈龜蔭之以之藉豕則茨蔌之不如矣蒼筤之實鳳皇食之以之豢牛則管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惡其相出豈不縣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吾於是乎見之故既為之詩復冠以序焉

送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

并詩

別峰上人既往寶林十有七年道高德隆百廢咸理乃重建槃翠之軒以游息四方之文學士於是叢林之望益重而龜山之勝為於越冠華梧藻佩篇翰交錯濟濟翼翼彬彬如也至正甲午予來會稽因得與群士大夫為寶林之游而賦詩

倡和無虛日焉夏四月癸丑有道士張玄中來訪別峰上人
告將歸桐柏觀適余與所遊客皆在上人遂分韻為歌詩以
送道士詩成屬予序予嘗見世俗以儒與僧道為三教謂當
各道其道各志其志言不得同詞行不得同蜀衣服不得同
制度也今於是乎相從游而贈以詩何獨異乎人之言耶蓋
吾徒之所以與上人游者非欲求其道也上人能賦詩而樂
賢士寺之勝足以資吾游道士又遠來見吾徒而欣慕焉吾
安得而拒之三王世遠天下之為民者不易矣懷才抱志之
士遺其身于方外以遠害而離尤豈得已哉予既從上人之
請而為之詩復為序焉詩曰得會字道士張玄中年少氣方

銳從師桐柏宮餌木啖松檜黃冠紫霓衣赤鳥青組帶翩翩
辭故居汗漫游方外北窮燕幽都南盡越吳會泛海超東溟
尋河極西兌驚霆霄砰軋濁霧晝掩溢淒淒風薄棠洩洩雲
擁蓋追龍入醫問訪鶴凌岱泰蟠桃花未實火棗葉始拔鼉梁
沒溟滓鳳吹杳茫昧波馳羲和輪電掣織阿軟悠悠雀雉化
渺渺蟬蛇蛻愴怳寤往圖飄飄返旌旆振衣赤城岑漱齒白
鶴瀨餐檄鍊精魂洗髓去埃壒晨朝玉宸高夜醮金景曠倥
佺授寶訣列鈿助襍檜采芝麋鹿引燒藥龍虎會扶桑倒景
長建木盤根大岳花春蒙茸澗草秋菴鵠山輝月娟娟瀑落
石礚礚息心觀群動清耳聞衆籟窓虛琪樹明幕靜鸞羽翾

枸杞藤蔓潛松苓兔絲蒼我欲往從之逍遙解沈昧風塵正
鬱敷原野塞戈祓盜賊熾炎火平人走狼狽湮淪海底珠黯
淡日中沫憂深杞國天下瀆文仲蔡撫事生悲傷懷古增感
慨上人曇彥孫龍象雄梵貝道殊心靡它誼合情自最飛書
邀應真擺落芻烹淒涼念吾儕漂泊累疏糲短章慙未工
浪跡誰倚賴高歌向冥漠安得躬吠滄

贈醫學錄江仲謙序

或稱良醫之用藥猶良將之用兵其信然哉人之死生倚於
醫國之存亡倚於將反掌之間吉凶分焉不得其良而用之
是以人與國棄也故良將投其兵于敵而敵失其所禦良醫

投其藥于病而疾失其所聚兵可以殺敵藥可以殺病人皆
知之用之有舛則殺病之藥不于病而于其人殺敵之兵不
于敵而于其國可不慎哉故人之將死而得良醫國之將亡
而得良將天下之幸無有大於此者而天下之功亦無有逾
於此者以之並言良非過矣紹興江仲謙以醫良于其郡甲
午之歲余挈家來紹興紹興地卑濕歲又寒暑易常度家人
疾病相連屬不絕延仲謙診之劑所投無不愈由是倚仲謙
以為安而信其以良稱不虛矣方予家人之疾也仲謙來視
曰某當某日愈某當變某疾疾作後幾日愈無不驗有所覬
謝則堅拒不受予嘗讀史見趙充國論邊事無如其先言

魏公子救邾邾于垂亡而却不受賞古今所稱以為賢今以仲謙觀之良醫之與良將其用心真有不期而脗合者良可駭也剡溪姚古道從師于越得疾焉遇仲謙而愈仲謙又不取餽謝郡士之與古道交者多賦詩以美仲謙而予又為知仲謙者故為序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耶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道耶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有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為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

品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厄窮而在下顏淵並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為人而萬形成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

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羸醜煦溫風

動而馨麥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大吉凶利害之所趨避訓吾聞之孟子矣

王原章詩集序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為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括間予辟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為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恠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悒悒惻惻見於詞意之素非徒作也因大敬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為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為而作邪襄事昌詩言

志卜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為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為詩者俱為清虛浮靡以吟鴛花詠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聖人惡居下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挾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於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為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為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于草茅間巷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於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

為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為軌範而自私以為好惡
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蘇公以謗詩速獄播斥
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
行言孫故堯有誹謗之木而秦有偶語之僇亂世之計治世
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
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於土瓦木石也耶

送余希賢歸江東序

有不必問其行而可以知其人則視其所交而已矣故元禮
之門惟林宗可登仲舉之榻非孺子不下夫一介之士未必
人人識而知其心也而二子之名以之聞于天下者何耶當

是時天下之想望二公不啻如麒麟鳳凰而二公亦直以天
下之模楷自任其明如鑒其直如弦其平如衡其公如日月
之照人莫不知之也故士之被其知者如馬之逢伯樂如劍之
遇薛燭如梗楠松柏之得匠石其美不揚而自播其價不銜
而自定矣別峯上人為予言余君希賢以池陽府史從監郡
九十子陽公治戎江東子陽公甚敬重之有謀畫悉與計議
多所弘益及公還紹興希賢又送至浙江之東今將歸請為
言以餞之予居王氏南園時希賢嘗來訪余一識面不能頻
數接話言惟是子陽公之政事日下於民門庭無私謁左右
無私人則予所目見為有徵也子濯孺子曰尹公之他端人

也其取友必端矣人欲知希賢吾當以此論之

送章三益之龍泉序

古之人有行則歌詩以送之其來遠矣故烝民所以錢山甫
崧高所以贈申伯皆褒述其德行以勉進其勲業非若後世
傷離悼別留連杯酒以攄其兒女子之情態也括舊多賢士
大夫今於章君之行必有所啓沃振勵不為無益告矣是詩
之編庸可忽哉章君佐石末公拯臨海之窮民救寧海之狂寇
鎮守寶定招撫松陽遂昌咸有成效功高而不言心勞而不
辭有德行者固如是哉今君又奉石末公檄之龍泉夫龍泉
章君之桑梓里也往歲石末公以孤軍破賊揚威福建章君

實與有力今此行也將簞食壺漿之塞道左垂髮戴白之滿
車下章君將日不暇給而分府可以無西顧之憂矣章君勉
哉大丈夫生長草茅當平世不務進及遇變故則挺身以為
國寄一方赤子命不亦備哉勉哉章君昔者王司空溫河陽
皆自藩幕達于王朝垂名竹帛矧今天下多故章君已試有
効者哉吾見勲業自此升矣於是乎言

贈陳伯光詩序

并詩

陳君伯光以醫名于括者也括故多良醫而伯光為能世其
祖父業傳有之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其傳之也遠而試
之也詳其可信而無惑也宜矣往歲伯光徵予文予時迫戎

事不克應所請今至括伯光又來予乃問之曰昔者神農肇
嘗草木虫魚玉石酌其酸苦辛鹹以辨燥濕寒溫披陳其性
情表章其好惡定為君臣佐使秩以九等命之曰藥黃帝岐
伯著為經書難疑荅問以闡神用醫之為教不亦大彰明矣
乎岐伯既沒則有若越人華佗淳于意張仲景孫思邈之流莫
不能簸弄化機竊用五材出沒鬼神造法立方轉移陰陽皆
可以血氣朽骨生色腐肉制人命於掌上何昔有而今無耶
伯光愀然歎曰君何莫之思也人亦有言情隨習遷事與時
殊昔之為術者早夜以謀道故道成而功日彰今之為術者
早夜以謀食故智昏而道與窮若是非一日矣且夫三才一

理治道無二天地將病禳禳豫形人身將病氣色先徵病之
將至其幾乃萌防微遏幾百病不生幾動形見力倍功半知
及此者其神人乎醫乎醫乎堯舜之為天下亦不外矣乎宜
其昔有而今亡也予甚躋其言因序而繼以詩曰

岐跗不世出人病莫能治伊周不世出國病莫能醫豈無龍
宮方可以完支離桓侯彊自用扁鵲乃見疑去去仙都山中
有木與芝服食煉精魄海上從安期

季山甫文集序

季君山甫文集若干卷體格嚴正文詞典雅真可以式後學
傳來世不可磨滅者也予與山甫生同郡自少相友善山甫

實長予九歲其學問才識非予所能及也而予以年少忝科第山甫乃屢試不偶庸非時命也耶予自丙子之歲宦游他方山甫亦出典文學外邑不相見者垂二十年是時諸公方留意舉業未暇及古文也乃今年復會于枯而獲覩山甫所為詩文銘記論贊序說莫不彬彬濟濟方駕古人下視場屋組綴之文不啻如麒麟鳳皇之於鷄雀鼯鼠也蓋其學問之功益勤而真積之力愈久如水有源而流長如木有根而枝蕃烏得以淺近窺測之哉嗚呼嶧陽之桐泗濱之石排風霜而齧濤浪不知其幾年矣然後緼之以絲繩度之以規矩登之清廟則可以交于上下神示天將成其材必先苦之理則

然也昔人有以木鑽穿石槃者晝夜不已卒得丹以為僊今山甫年愈加而志愈謙學愈不倦宜其業日隆而名日著也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後之來者其尚以山甫為法焉

項伯高詩序

言生于心而發為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彊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虫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况於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恠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為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

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
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
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恠者不異
夏虫之疑冰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
同郡而年少長觀其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
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奠又項
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於此
時也發為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
不得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而項君不然
抱志處幽其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不獲用世而亦
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君近日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
長為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呂周臣詩集序

仲尼有言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夫以人心之出入
無時苟不至于聖人不惑之地則不有以收係而拘止之鮮
不飄搖汗漫而無所不之矣故以博奕為賢乎已厥旨微哉
呂君周臣由吏員累月日至九品家居以待選則杜門而作
詩有詠史一百首題詠雜花二百有餘首皆意足而語到予
嘗見今世之從事于公門者進則慕權利以相夸退則交結
勢要談官府是非勾引俗事以致人之慕已以肥其家未有

能兀兀獨處而留心文墨若周臣者也周臣以通濟之才沉下僚而無怨筆門陋巷為詩歌以自適且不刻琢以求銜蓋有得於寡欲養心之道者予故喜而為之序焉

送宋仲珩還金華序

并詩

易不云乎有子考無咎庚子之歲予與金華宋先生俱來

京師時

上渡江未久浙東方歸附先生與予及予同鄉葉景淵章三益同居孔子廟學惟日相與談笑雖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無芥于心惟先生泰然耳日與文彥士相從游不倦人咸異焉時先生有子二人長曰璣字仲圭次曰璿字仲

珩皆克家蓋夙以家事付二子久矣故先生得以優游授道于浦江鄭氏之義門至今又十有五年矣去年秋七月予自家重赴京先生時為翰林侍讀學士執手相盼睽喜溢眉目先生長予一歲予須髮已白過太半齒落什三四左手頑不掉耳聾足蹠蹕不能趨而先生鬢須黧黑唇齒朱且顏渥丹步履坦坦不落

朝班後晨起戴星入國史館握筆寫細字如青蠅頭日數

千且僕僕走承

召命暮歸作詩文四五少不下二三先

生素儒家無羸僮僕在

京寓舊城去公館彌十有五里惟次

子遂偕一騶者從夫人又病在寓遂來往省視父母且奉母

粥藥不遑朝夕今年春長子璜遣二孫自金華來夫人病亦
愈於是先生以事命璜暫還故里而在朝群公大夫士咸
賦詩餞璜望其即還則璜之能善事其父執善交其朋友者
可見嗚呼若先生可謂有子无咎者矣宜其老而愈康且樂
也璜又工楷篆隸草書賦詩屬文皆足以續承家業故於其
行序以送之且繼以詩曰

條風東來靈雨從之之子于邁何以送之 靈雨濛濛沾彼
原隰送子于郊為子佇立 有鳴者鳩在彼苞桑習習其風
載吹我裳 維桐之華亦炫于野悠悠行子亦駐其馬 維
水東流維日西馳眷言顧之靡靡其思 維日西馳載昏載朝

維水東流以汐以潮 芄芃者麥維其黃矣心之思矣維其長矣
贈子以詩酌子以酒晤言何其伊邇匪久

送黃州楊歸金華觀省序

并詩

士宋公燕

孟子言君子有三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樂之大豈不
以是為係乎天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哉夫孝子之欲
顯父母心無窮也顯父母之道無過乎立身揚名而鮮有能
及其父母之目見是故君子之急於仕者良有由也且父母
之鞠子亦孰不望其能立功立事超乎群倫之上以光大其
祖宗之門戶也哉故於其初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不啻
响乎為老婦之慈以嬌之於膝下也天下之為父母者亦孰

無是心哉而當其生存之時獲見其顯者蓋十百之中不能
二三信乎其係乎天而不由乎人也為人子而知愛其父母
則其中心為何如哉是故孳孳汲汲不遑自己仰馳光而興
慕俯逝水而長懷當此之時將奚為而可哉金華黃生以明
經舉於鄉就試浙江行省貢于春官時年二十有二是歲
上閱天下貢士率多年少慮其未熟於世故例廩之

國學使習聞 朝廷律令練達治政然後授之職俾勿壞以
殖天下之良才於是生亦與焉其明年翰林學士宋公濂奉
命纂脩實錄生以工書服勞史館又善於所事事竣受命伴
讀 齊府其年冬十有一月給假還金華觀省父母其與生

俱浙東人故翰林群大夫士賦詩送其行而屬其序於基夫
生曷啻於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而已哉且又有祖母在學日
進以克其身又際 盛代事

聖主受 命侍從 哲王出入 禁闈此人人之所瞻望而
不敢覲者生於是乎兼之其為樂不亦大哉基既為之序而
繼以詩且有深望於生惟冀其服膺乎不愧不作之訓以接
跡於古昔聖賢而后已也嗚乎生其勉乎哉詩曰

潛陽回地底暗泉發枯荻澤雉雊鷩鷩乳雞鳴啾啾游子畏
祁寒掩關坐如齊濕薪燭無焰四壁生涼颼青鐙翳其光月
華照階苔及此送歸人豈不動我懷贈詩慰繾綣俛仰空徘徊

言意集卷五
五
徊學古務成已入官期顯親高風吹秋木誰能不傷神
皇恩重丘山有願俾克伸北風送歸舟江水清漪淪堂上綵
衣舞堂前謖草春羽觴澄芳醴鶴髮映丹脣服膺移忠訓布
武追古人脩名著青簡山岳同嶙峋

蘇平仲文集序

文以理為主而氣以摠之理不明為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
駕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其
國之興廢豈苟然哉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制雖殊而其造
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為
言不矯揉以為工不虛聲而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

想其人蓋莫非聖賢之徒知德而聞道者也而况又經孔子
之刪定乎漢興一掃衰周之文敝而返諸朴豐沛之歌雄偉
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制詔天下咸用
簡直於是儀秦鞅斯縣河之口至此幾杜是故賈誼董策書
傳之詩皆安帖不詭語不驚人而意自至由其理明而氣足
以摠之也周之下享國延祚漢為最久蓋可識矣武帝英雄
之才氣蓋宇宙而司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放其夜
即節符通天柱館泰山梁甫之役與秦始皇帝無異致勤持
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終文不主理
之害一至於斯不亦甚哉相如既沒人猶尚之故揚子雲用

是見知成帝然而漢家朴厚之尚已成其根未嘗拔也故趙
充國將也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子也有封事之言徃復
開陳周旋辨析誠意懇至理明辭達氣暢而舒非汲汲以鴻
生碩儒爭名當代者所能及也豈非習尚有源而得之於自
然乎嗚呼此西漢之文所以為盛國祚絕而復續如元氣之
不壞而乾坤不死也後之人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為稱
首不亦悲哉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超世之文要亦不改故
尚故亦不失西京舊物下逮魏晉降及于隋駁雜不一而其
大槩惟日趨于綺靡而已是故非惟國祚不長而聲教所被
亦不能薄四海觀國風者盍於是乎求之哉繼漢而有九有

享國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詩文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有
韓退之而和以柳宗是唐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繼唐者
宋而有歐蘇曾王出焉其文與詩追漢唐矣而周程張氏之
徒又大闡明道理于是高者上窺三代而漢唐若有歎焉故
以宋之威武較之漢唐弗侔也而七帝相承治化不減漢唐
者抑亦天運之使然與是故氣昌而國昌由文以見之也元
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逾百載而有劉許姚吳虞黃范揭之儔
有詩有文皆可垂後者由其土宇之最廣也今我

國家之興土宇之大上軼漢唐與宋而盡有元之幅員夫何
高文宏辭未之多見良由混一之未遠也金華蘇平仲起國

子學錄遷翰林編脩以其所為詩文示予予得以諦觀之見其辭達而義粹識不凡而意不詭蓋明於理而昌於氣者也與之游知其勤而敏不自足其所已能且年方將而未艾也知其他日必以文名於

盛代耀於前而光於後也故為之敘而舉昔人之大以期之

送謝教授序

士有急於用世者非苟為利祿計也少而學壯而欲行之不得一命則抱材而無所施古之人皇皇焉出疆必戴簪夫豈苟而然哉今之由學校掌出內為儒官循次待用至得官教授亦難矣教授名九品職而不得與民事故謂之冷官繇是

以達于縣府然後得行其所志壯日去而老及之矣如之何其不皇皇也謝君仲連教授于杭期未及二年計餘月無所用即飛書趣代至則長揖出門外若馳峻坂就平陸若蒼鷹脫鞴條而乘長風也夫以仲連之才固宜取科第以早施其用乃屢試而不偶卒就學官以進抑天將多其所歷以大其成乎豈人之行止各有其途而係乎數者也譬之順流江河以入海其行有遲速及其造則一耳天門洞開多士輻輳有志於用世者維其時矣故於君之行序以壯之

送錢士能之建昌知州序

往時予與錢君士能同日辟掾江西行省故其交為最厚歲

餘士能與幕官論事不合拂衣去未幾余亦以朽鈍辭歸不
得見者九年矣乃今年十月遇于杭予以從仕郎為儒學副
提舉又以疾謝事而士能以奉議大夫為建昌知州方之官
大夫士之工詞章者咸賦詩以為餞俾予序焉夫士能與予
同以職官充簿書役又同以事辭其出處甚類而九年之間
相去越五等何縣絕耶今既見而喜喜而思語故舊則悽以
悲又自慶其相逢于未老而俱無恙也夫物之生患不得其
所性射于處于曾嗟而藏菴茂于陂池不以所不願易其所
願今士能以長才方為世用而余之朽且鈍愈加於昔日天
將全之俾各獲其志則一進而一止豈不俱洋洋也哉勉哉

士能知者勞之愚者安之予亦有賴於君矣

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

予嘗聞浮屠氏言大穢跡金剛事云佛既涅槃西方西方之
鬼謂佛已寂滅天下不復有佛佛弟子無足畏因悉起為蠶
佛之法且大壞佛遂化其身為金剛藍色鑿齒出入無有中
咋群鬼食飲其肉血鬼乃大惕請命願改過為佛弟子佛法
由是不壞今其呪語猶存所謂大穢跡金剛是也予舊聞人
言佛以慈悲為道能開閻普拔死苦轉惡為善聞見患難無
不救今又聞佛能以武猛服魔鬼聖人曰仁者必有勇豈不
信哉辛卯之歲盜賊起四方明年予奉省檄佐戎浙東聞永

嘉有橫舟和尚善用矛戟弓弩刀劍戈槊棍挺通曲制官道
主用之法因禮致于台時天寧寺住持舜田方宣力扞城蚤
夜不忘戒賊見則大喜舉以主其仙居三學寺又明年方氏納
款請降凡以兵事進者措弗用而有司敬和尚之德能復以
其教舉為瑞巖寺長老瑞巖之僧徒聞和尚名亦大喜將行
請予言予懼世之僭者不知佛之有勇而惑為佛法者之不
當究武事故為道大穢跡金剛以發其蒙焉

喜雨詩序

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再鎮栢之明年威行惠敷姦暴口鑠
其夏五月禾黍既藝天乃不雨民大憂懼公遂致齋沐禱于
麗山之祠得雨未沛越翌日命道士設醮于玄妙觀是日大
雨明日又雨又明日乃大雨至夜分民大喜皆拜公賜予時
奉省檄在栢目覩其事因喜而為詩以歌大夫君子咸屬和
焉季君山甫裒而集之又俾予序其故惟公之功在栢甚大
而於此見公之心焉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
苗戡亂致治兆在是矣能無喜乎

唱和集序

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夫入
之有心不能如土瓦木石之塊然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
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之不

獲則心愧耻若捷于市是皆以天下為己憂而卒遂其志故見諸行事而不形於言若其發而為歌詩流而為詠歎則必其所有沉埋抑挫鬱不得展故假是以摠其懷豈得已哉是故文王有拘幽之操孔子有將歸之引聖人不能免也故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先王採而陳之以觀民風達下情其所繫者不小矣故祭公謀父賦祈招以感穆王穆王早寤焉周室賴以不壞詩之力也是故家父之誦寺人之章仲尼咸取焉縱不能救當時之失而亦可以垂戒警于後世夫豈徒哉故漆室一女子也倚楹而歎憂動魯國而况枚委質為臣者哉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與元帥石末公謀栝寇因為詩

相往來凡有所感輒形諸篇雖不得達諸大廷以化君子之心而亦豈敢以疏遠自外而忘君臣之情義也哉昔者屈原去楚離騷乃作千載之下誦其辭而不惻然者人不知其忠也覽者幸無誚焉萬一得附瞽師之口以感上聽則亦豈為無補哉

靈棋經解序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象易而作也易道奧而難知故作靈棋以象之靈棋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蘊然非精於易者又焉能為靈棋之辭也哉靈棋之式以三為經四為緯三以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土為君中為臣下為民四以一

為少陽三為太陽二為少陰四為老陰少陽與小陰為耦而
太陽與太陰為敵得耦而悅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
耦反為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為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
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體有不
同而名隨之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楸曰矢
曰鬼曰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
化為龍曰水矣而又以為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牘者
不識也故曰靈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予每喜
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師之語配
之故為申其意而為之言若夫以為黃石公之授張子房之
受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太史公宋濂先生金華潛溪人也其字為景濂五歲能詩九
歲善屬文當時號為神童若經若史若子集無不徧覽輒能
記憶年未弱冠文名播於遐迩至正中詞林群公奏為國史
編脩力辭不起

大明皇帝定鼎建業丞相李韓公以名聞即日遣使者奉書
幣聘致之俾提舉江南儒學校
皇太子經權居記注之職會有
詔纂脩元史東南名士一時皆集復

命充總裁官書成入翰林為學士海內求文者項背相望碑
版之鐫照耀乎四方高麗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貢京師皆問
安否且以重價購其潛溪集以歸至有重刻以為楷式者儒
林清議僉謂開國詞臣當推為文章之首誠無間言也先生
之著述多至百餘卷雖入梓者已久其門人劉剛復請基擷
其精深別成一編庶幾便於誦習且徵言序之昔者楚國大
司徒歐陽文公玄贊公之文曰先生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
無不盡讀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
戰百勝志不少懈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飄然褰舉不沾
塵土其詞調清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

多變如晴躋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
古安能與於此嗚呼文公之言至矣盡矣設使 基有所品
評其能加毫末於是哉今用備抄冠於篇端而并繫先生出
處之大略使讀者有所考焉先生赴 召時基與麗水葉

公琛龍泉章君益實同行葉君出知南昌府以歿章君官至
御史中丞亦以壽終今幸存者惟基與先生耳然皆頽然日
就衰朽尚可弗剛之所請而不加之意乎雖然先生之文其
傳世決矣基亦何能與力於其間哉文粹十卷而詩居其一
云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五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六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縉雲後學樊獻科編次

記

季氏湖山義塾記

青田之山其上四十里有泉漚而爲潭繇潭入谷十有五里是爲高湖之源其上多竒峯絕巖大木之所盤蔚獻竒納秀故士多俊彥室常殷阜季氏其一也有名謙字伯益者好學尚義故其家日裕迺謂其人曰人孰不愛其子孫而不知所以愛之者今有良田美宅綿亘阡陌堆金積帛充斥梁棟自以爲用之不竭享之無窮也一旦光銷影鑠而無纖芥之留

者何耶驕淫生於富溢而縱欲敗度之子常由不寤前人成
敗之跡而自視侈然大也及其顛連困厄於垂老之際彷徨
無所容其身雖欲效織蒲補履以食其餘年且不可得若是
者雖其人之不肖抑亦其父兄處之不得其道也今予幸藉
先人餘業以自免於凍餒未嘗不惴惴於吾身况能保於其
子孫故願制產以建讀書之所延名儒爲師以訓子弟以及
族婣之人咸知所學大則脩身齊家以用於時小亦不失爲
鄉里之善士不亦可乎廼築于其居之側以爲堂中設孔子
像旁列齋舍翼以廊廡繚以周垣買田若干畝以給師弟子
之食萃其族之子弟悉入學於是襟佩衣裳肅肅有容弦誦

之音藹藹旁達入其鄉者莫不感歎而慕悅也嗚呼若李氏
者真知愛其子孫哉由是達于一鄉一邑以播于天下使人
人聞而效其所爲則將見比屋皆爲賢士大夫而愚不肖者
寡矣邑人洪應求道其事於予且請爲之記予旣樂鄉里之
善人而又嘉洪生之樂道人善也故喜而書之至正十年庚
寅夏五月記

尚友齋記

尚友齋者趙郡吳以時之所居室也尚友之云出自孟子其
義則習章句者能言之矣而以時之取以名其室抑必有其
故哉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居其一人不

可以無友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時抱英俊之才勤學而好問直諒而多聞天下之士如以時者不多矣而又求友以自益其不如以時者以時弗與友也則必求勝以時者而友之則不尚論古人而徒求于今取諸我則善柔便佞可以其人心而蠱予智取諸人或得鄉原焉其爲損也不少夫何爲而不懼哉凡物之相從必以類氣之所感不召而集故豐山之鍾得霜而鳴陽燧之火見日而烜是故文王作而伯夷太公歸闔閭起而子胥孫武至魏文侯爲君而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出焉人而尚友天下之友以類來矣猶以爲未足則必尚論古之人古之人有顏淵者得一善則服膺而勿失我則以之脩吾德有季路者人告之以過則喜我則以之去吾慝有成湯者與人不求備檢身着不及我則以之處已而接物也夫如是其庶幾哉嗚呼天下未嘗無善士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况於天下也哉一人之身未嘗無一善也屈子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而况於一鄉一國也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勗哉以時無徒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

友梅軒記

臯亭之山有隱者焉以友梅字其軒環其居皆梅也或曰友者人倫之名也君子以友輔仁人求其友必於人焉可也梅

卉木也人得而友之乎生於世爲人焉舍斯人弗友而卉木
乎取之斯人也不旣恠矣乎劉子曰否彼固有所激而云也
夫彼所謂隱者也不同乎人而隱彼固自絕于世之人而卉
木之爲徒也彼固以斯世爲不足乎已而隱以爲高彼固謂
人不足與友而卉木良我友也彼誠有所激哉世之如管鮑
者希矣刺于谷風嗟于采芣臚于消賣于寄累于灌夫蠅營
狗苟于拜塵之人友之而不爲損者鮮矣哉人不可以無友
彼將何所取哉梅卉木也有歲寒之操焉取諸人弗得矣舍
卉木何取哉且此物非徒取也凌霜雪而獨秀守潔白而不
汚人而象之亦可以爲人矣昔人有揖怒蛙而勇士至氣類
以感之直諒多聞之友不遠千里來矣然則斯人也弗恠矣
隱者聞之曰予知予請書之遂書以記于軒隱者工其姓祖
其名記之者枯蒼劉基也

海寧應氏墓菴記

至正辛卯冬十有一月予旣銘應君和卿之墓矣其子元亨
又以賈希賢之書來請曰元亨之先人隱居于鄉不求聞于
公卿先生不遺草萊而賜之銘今死者已即安于土中謹築
于其傍爲間十有二買田以供祭祀爲畝十有九懼來者之
弗獲承也心竊悼焉先生幸不遺予願卒記之惟古建國民
以族葬其域中之室墓大夫守之自周爲秦法廢久矣室其

墓而置守焉孝子之良心也斯可以記遂爲之詞曰維海寧
以州隸杭面山負山厥土廣斥塗泥民質以良有鄉長平里
曰皇岡應氏居之世載德以昌弗競弗求惟田惟桑教子弟
以書炳炳琅琅肅肅踰踰以不愆于義方不詭其逢而守其
常乃耆乃康戴玄履黃七十有八年皞皞洋洋游葛天而泳
陶唐有子克承旣安厥靈以固乃藏繼斯述斯有躋勿顛以
赤以揚其墓伊何樹之以楊其室伊何玄楹聖墻象設有嚴
訶禁不祥伐石鐫辭以識歲年子子孫孫以永不忘

杭州實菴和尚福嚴寺記

杭州屬縣曰仁和縣北三十里有溪焉曰義谿故宋嘉定中

有姓陳氏名迥者廬于溪上好清淨不偶于流俗遂捨身爲
淨屠名其廬曰福嚴有弟子二人曰如春明皓江南旣平之
明年始賜院額旣而迥與春俱卒卒後皓爲僧司都綱領教
門事乃以其衣食之餘賀民田廣其院皇慶二年冬朝廷賜
額爲福嚴寺命其徒以甲乙相授受泰定乙丑皓始建佛閣
閣成而皓卒皓有弟子三人曰崇實崇志崇行實繼皓卒崇
志始刻于優曇花于閣志卒崇行始新僧堂後至元庚辰乃
建大雄寶殿壬午構圓通殿甲申作庫院丙戌新作山門廊
廡鍾樓軒廳丈室塔院期堂以及庖福園溷無不備具於是
舡有坊工有室松門石徑繚繞紆鬱丹堊金碧日閃月映朗

朗如也奕奕如也蓋自迥師至行積勤累勞五六傳而始就
可謂難矣非繼志者之得其人能如是乎至正辛卯寺成將
樹碑求文以誌其所自介杭人之識予者以請予時卧病江
許介以遠弗達而倩于人爲文假予名歸于師師覽其言詞
大鄙陋弗稱心甚不懌而不知其果爲予作與否業已請不
欲易也將勒石命褚奩書之奩嘗從予校文棘闈中頗知予
力辨其妄乃與師借詣余求真文予時已具舟將歸倉卒不
克就會饒信告急聲洶洶予狼狽上道遂不能記明年予以
事至杭師聞即來猶礮石待予言嗚呼予之言何足爲世重
輕至有僞爲之者而師之求必於予曠歲月以俟之愈久而

飲泉亭記

志愈固使余不幸死於道路又未知斯石樹耶否耶浮屠氏
之學予不及知而師之堅忍不二則於是乎見矣師號實菴
皓師號東巖記之者括蒼劉基而書之者武林褚奩也

昔司馬氏有廉臣焉曰吳君隱之出刺廣州過貪泉而飲之
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其後隱之卒以廉終其身而後世之稱廉者亦必曰吳刺史
焉有元憲副吳君爲廣西時名其亭曰飲泉慕刺史也而憲
副之廉卒與刺史相先後至正十四年憲副之孫以時以故
徵士京兆杜君伯原所書飲泉亭三字徵予言予舊見昔人

論刺史飲泉事或病其爲矯心甚不以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皆當見而爲之又何可病而譏之哉人命之脩短繫乎天不可以力爭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已人心之貪與廉自我作之豈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飲之者死我乃奮其不畏之氣冒而飲之死非我能奪也而容有死之理而疆飲焉是矯也是無益而沽名也則君一病而不爲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克之禮以立之驅之以刃劍而不爲不義屈臨之以湯火而不爲不義動夫豈一勺之水所能幻而移哉人之好利與好名皆壘於物者也有一則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

其決非矯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篤也故飲之以示人使人知貪廉之由乎內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內貪濁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謂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真足以啓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齊下矣番禺在嶺嶠外去天子最遠故吏於其地者得以逞其貪貪相承習爲故民無所歸咎而以泉當之怨而激者之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嶠外之民始獲沾天子之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與物皆受其賜嗚呼備哉以時尚氣節敢直言見貪夫疾之如讎故凡有祿位者多不與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風也是爲記

遊雲門記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於山則深沈杳絕使人憊悽而寂寥多於水則曠漾浩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為得其中雖有層巒復岡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是適意遊賞者莫不樂往而忘疲焉曩余行江浙間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遊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弗克遊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乃與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玄中偕往遊則知所謂雲門若耶果不謬於所聞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而人事不偶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

至法華山而歸至于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峯奎上人往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俱不在焉予每恠古人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於此觀之良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賓客為山水之遊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黃茆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而出之而况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余之荒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而不能皆譬之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清令尹子文取其忠臧武仲取其智尾生取其信務光卞隨取其廉孟賁夏育取其力慶忌專諸北

宮黜之徒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門若耶則又不可以與此同條而共貫也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歲月云若其昔游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出越城至平水記

舟出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為賀監宅宅今為景福寺又東南行二里許為夏后陵陵旁為南鎮祠又東可二里入樵風徑東漢鄭巨君采薪之所也徑上有石帆山狀如張帆又折而西南行二里為陽明洞天其中有峯狀如傘名曰石傘之峯其東為石旗秦皇酒甕在焉又南入若耶之溪循宛委玉笥泝流三里至昌源有故宋廢陵蓋理宗上皇之所葬也

其上有山狀如香爐名曰香爐之峯入南可四里曰鑄浦是為赤堇之山其東山曰日鑄有鉛錫多美茶又南行六七里泊于雲峯之下曰平水市即唐元微之所謂草市也其地居鏡湖上游群小水至此入湖於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貨物之產于山者皆於是乎會以輸于城府故其市為甚盛開元寺僧有菴在市中是為機上人祖故上人邀宿其所菴側有小軒俯耶溪而山自秦望之陽分趨雲門北下者至此而止其南自舜田陶山刺浮若耶東下者則皆在其外歷歷可數諸簷楹間故雖居市中而不黷首春水涸舟不得深入登岸行一里餘乃至坐久覺清爽機上人因請名其軒莫能

定比至法華山伯言好禮乃議其名曰溪麓以其在溪之上山之足也且俾予為記乃明日入城府俗事又至思遂過至于今今予來時機上人為育王書記適自四明歸復送予至菴所時雨新霽舟直抵橋下予出城前一日友人招飲大醉明日入舟比登岸且醉不能醒乃卧溪麓軒中明日機上人辭還育王子獨至靈峯尋奎上人時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機上人即開元寺僧園中也

活水源記

靈峯之山其上曰金鷄之峯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櫨多松其鳥多竹鷄其狀如鷄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山四面環

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峯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為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為四小池東至山麓瀦為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為渠時深不踰尺而澄徹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有石鱗大如錢有小鱖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鸚鵡黑色而赤背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鷄而滑有二春令恒從竹中下立石上

浴飲畢鳴而去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隱不出至是
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
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虫也予既愛茲水之
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群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
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
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自靈峯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

出靈峯徇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黍中二三界為普
濟寺外視甚峻絕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忽平廣而寺始
見入其中則松柏幽茂徑路窈窕似不在人間世問之則晉

時鴻明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充常詣聽講有何胤讀書之
室故又謂之何山寺寺西蕪有樓焉其扁曰清遠昔躬之者
雲峯和尚而今居之者砥上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日
色方甚熾上人出茶瓜酒食延客開戶左右眺則陶山刺浮
柯公秦望紫霞諸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于樓下其
聲琅琅然又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
喜因請為詩詩成又求叙清遠之義予笑曰樓之名子與之
也我安能知子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為清
孰為遠也今夫天清而望遠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
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既而

躍然曰命之矣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是日未午已大熱砥上人固欲留客宿有來告曰浮休公待于其深居且甚久予曰浮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其酒追至寺門外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日奎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刺浮至明覺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淅淅作涼意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東廡下蓋當山之巔而有水能為池雖大

旱不乾謂之靈跡或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石壁下正與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柯公陶山木禾鷲鼻諸峯咸外列如屏障故寺雖高不露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為浮屠所佔豈虛語哉觀覽久之乃降自前嶺絕磴少憇道側雲復自巖中上冉冉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三憇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觸熱游者蓋自奎上人與予始云

深居精舍記

深居精舍者雲門廣孝寺上人浮休公退居室也上人名允若字季衡以文行聞于時賢士大夫無不與交號之曰若耶

谿因其名而配以地也深居去雲門十里而羸初入谿口有
奇石拔起沙水中狀如折柱其下者如伏獸其名曰釣臺其
石罅皆有樹自釣臺泝谿入谿色湛碧兩岸皆秔稻風過之
其香菲菲然有三山鼎足列狀如三獅子九墩錯其間為九
繖深居在三獅子中其背山曰柯公之山山上有潭潭中云
有白龜有龍恒出作雲雨歲旱禱輒應其右山曰化鹿之山
亦曰鹿頭相傳葛稚川既化為仙有木几亦化為鹿在此山
其外山曰秦望其左山曰木木木視群山為最高其前山
曰鷲鼻之峯其高與木禾等峯頂大石突起望之如鷲鼻大
海在鷲鼻東北其上云有秦時碑今亡之矣鷲鼻北下小山

曰望秦秦望在望秦北又北曰天柱曰玉笥又東北為陽明
之山是為禹穴其下維湖予既至深居與浮休公語極相得
又愛其有美木佳水石花竹且靜僻無妄人跡雖隆暑不汗
因留八日出既出而心恒思之

松風閣記

雨風露雷皆出乎天雨露有形物待以滋雷無形而有聲惟
風亦然風不能自為聲附於物而有聲非若雷之怒號可磕
于虛無之中也惟其附於物而為聲故其聲一隨於物大小
清濁可喜可愕悉隨其物之形而生焉土石巖壘雖附之不
能為聲谷虛而大其聲雄以厲水蕩而柔其聲洶以飀皆不

得其中和使人駭膽而驚心故獨於草木為宜而草木之中
葉之大者其聲窒葉之槁者其聲悲葉之柔者其聲懦而不
揚是故宜於風者莫如松蓋松之為物幹挺而枝樛葉細而
條長離竒而寵從瀟灑而扶踈鬚髮而玲瓏故風之過之不
壅不激流通暢達有自然之音故聽之可以解煩黷滌昏穢
曠神怡情恬淡寂澹道遙大空與造化遊宜乎適意山林之
士樂之而不能違也金鷄之峯有三松焉不知其幾百年矣
微風拂之聲如暗泉颯颯走石瀨稍大則如奏雅樂其大風
至則如揚波濤又如振鼓隱隱有節奏方舟上人為閣其下
而名之曰松風之閣予嘗過而止之洋洋乎若將留而忘歸

焉蓋雖在山林而去人不遠夏不苦暑冬不酷寒觀于松可
以適吾目聽于松可以適吾耳偃蹇而優游逍遙而相羊無
外物以汨其心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又何必濯潁水而以為
高登首陽而以為清也哉予四方之寓人也行止無所定而
於是閣不能忘情故將與上人別而書此以為之記時至正
十五年七月九日也

松風閣記

松風閣在金鷄峯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留再宿皆值雨
但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
餘日因得備悉其變態蓋閣後之峯獨高于群峯而松又在

峯頂仰視如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龍鳳
翔舞離襪蜿蜒鞦韆徘徊影落簷瓦間金碧相組繡觀之者
目為之明有聲如吹埙篪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
馳驟劍槊相磨曼忽又作草虫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
莫可名狀聽之者耳為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
佛以清淨六塵為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予曰然
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三
日乃歸至正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記

橫碧樓記

天下之佳山水所在有之自有天地以迄于今地不改作也

或久晦而始彰其有數乎抑亦繫於人也故蘭亭顯于晉盤
谷顯于唐乃與右軍之記昌黎之序相為不朽物之遇也果
有待於人哉會稽山陰之柯橋即古之柯亭也有寺曰靈秘
有上人曰守基愛其山水之佳無讓於人所稱者而惜其不
能與東山雲門並揚于時也乃相其南偏作樓焉出群室之
上憑之而覲山之峙者蒼然俯之而臨水之流者淵然或挺
而隆或靡而馳如龍如虎如蛟如蛇如烟如雲如藍如苔如
帶如屏遠近高低縈紆蔽虧舉不逃於一覽於是其地遂為
甲觀恨未有高世之人為發之也至正甲午用章師自浙西
來過而奇之以其兼山水之美也山與水皆以碧為色故命

其名曰橫碧而俾予爲之記師今世之高人也予於是乎喜
斯樓之遇自此始也予又聞柯亭有美竹可爲笛風清月明
登樓一吹可以來鳳凰驚蟄龍真奇事也上人能之乎吾將
往觀焉

孝友堂記

堂曰孝友敦人倫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曰友陶君忱仲及
其子凱俱有孝友之行於是臨川萬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
按書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詩言張仲孝友是皆天子之大
臣則不舉其事業而以孝友稱之蓋以脩身齊家爲治國平
天下之本也故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孝友也

者所謂懿德之首與陶君者台之臨海人也舊爲巨室生八
年而母卒繼母弗能愛及長娶吳氏相與謹事母母終不能
容君乃與妻出居于外力勤苦織績以爲食朝夕入定省弗
曠而父與繼母自治其產業不使君與聞父之家日匱父又
且老繼母所生弟妹皆無以具婚嫁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已
養以其資爲弟娶婦嫁其妹咸得所由是繼母大感悔君益
虔門庭之內穆穆如也吳氏早喪父其母沈無以養君亦迎
養之以壽終于陶氏凱讀書有文行爲貧故恒出外以經學
教授弟子弟子自四方來從者甚衆故得以其束脩之入佐
父治喪塋供祭祀悉如禮上世墓域有奪于勢家者咸贖而

表之凱無他兄弟惟一妹適顧氏早卒凱為育其子及女以成人如已子故鄉黨之稱孝友莫不曰陶氏父子而士大夫又皆為詩以歌詠之於是括蒼劉基既敘其事漫為之言曰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夫孝友之在人心不求諸外而民鮮能者欲昏之也世教既衰彜倫攸斁於是有借耰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諄語如賈子之云者况敢望其能奉不愛已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又敢望其施及於異產之弟妹哉若陶君者真可以當孝友之名矣乎方其家之富也見棄于親其遠身而不失於禮及其貧也弟妹無所託又竭力自任而不貽父母憂嗚呼難哉若陶君可謂

能盡孝友之道矣抑亦可謂能處人倫之變矣君陳張仲皆以孝友施于政而達于天下陶君無其位不得流其澤於民而獨行於家至其子又克類天將昌陶氏乎子類父孫類子繩繩焉而不絕能無昌乎善之有後天之道也凱字中立今之鄉貢乙科為永豐縣教諭與余善是為記

文獻白雲山舍記

物之出于山惟雲為神靈而士有類焉其發也如縷浩浩然盈天下士之達而用于世者類之歛其色密其跡忽然而生泯然而潛其形士之隱而不用于世者類之是故悠然而風行滄然而晦冥晝然而震霆蛟龍乘焉鬼神憑焉人皆駭之

洩洩瀟瀟清涼炎熱容容汁汁沛為膏澤人皆仰之神矣哉
人莫得而窺也或冒于石或棲于木或起或伏揚豨擢葉靡
漫巖谷或隆或窪或舒或葩布濩交加旖旎紛拏拂水浮沙
上騰為燄燿乎成光蔚乎為章合散五色變化無極而士之
文者類之夫既類於人矣則人之好之宜也大章上人居天
台之五峯命其室曰白雲僧舍求予記夫天台南紀之名山
也山以出雲為神靈南紀之山以神靈稱者莫天台若也雲
之所發所聚千態萬狀無不備有則不取夫青黃赤黑而獨
取其白者何耶山之阿澗之濱洋洋漠漠惟意之適雲之處
而未出者也上人方外之士無役世之志則惟澹而不華素

而不雜者可以適吾情也今夫雲人莫不見而鮮能知之惟
日夕與處而於其動靜有默契者斯知之矣故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終朝而雨天下者雲也其始也白而已矣然則上
人其知雲哉不可以不記也於是乎記

怡怡山堂記

怡怡山堂者任君伯大兄弟別業之所也任君居越之蕭山
家世讀書父母具慶年過七十而伯大亦年五十有餘矣乃
以其二親之命預卜葬地于北幹山之陽去郭四五里室其
旁以為遊息之地所謂怡怡山堂是也其為堂也背負崇岡
左迴右環衆木扶疎脩篁來風前迤平疇夏麥秋禾允允離

離遙望越山矯若游龍帶以長渠舟楫通焉匯以清池石泉
洩焉聽之泠泠如筑如琴赤鱗之魚汎濫藻荇憇之沉沉泳
之熙熙景與心融莫知其疲於是天清日明二老乃泛輕舟
乘板輿從以諸孫斑裳綵衣徜徉乎其中不知其忘昏晨而
樂以終永年也雖然此特其娛乎外者也人徒見伯大之以
是奉其親而親誠悅之謂悅親之道惟在是矣而不知伯大
之兄弟友愛篤于心無間於家人之言以能稱父母之所願
欲而父母無不悅矣又何俟於此哉伯大之子元與予善邀
予游而請以名其堂吾故究其本而以怡怡山堂名之孔子
曰兄弟怡怡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孔子舉而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宜元宜弟事親之本也請
以是而揭諸堂以示任氏之子孫俾知其祖父家法之所自
而則之效之以世其德于無窮庶其不為無益而有助矣

棣萼軒記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留舍于
其棣萼之軒明日予還居越無何與善以書來言曰大同之
先舊為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一身無兄弟而大
同之兄弟五人先人因以棣萼名其軒且卒遺命無負吾所
以命名之意願先生為我記之按棣萼之義出自小雅周公
不幸遭管蔡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儆于

世之為兄弟者今包君之命其軒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親亂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先王之教不行此義不明於人心久矣血氣之欲流為忿爭簞食豆羹不能相讓由是干戈尋於門庭鬪鬪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為豺狼而人道絕矣夫父母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人昌且熾也父母沒而兄與弟不相容死者之目其不瞑於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去其所戒而敦其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法于下吾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武王以敬義書其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啓其心迪其德學聖人者師焉然則茲軒之

扁當無愧于古人矣吾子勗哉

魚樂軒記

至正癸巳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判紹興之餘姚州明年春奉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求福寺之東軒東軒者上人善啓之所居也其廣不盈丈而清明不煩有榻可息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甃瓦石為小池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蘊藻中悠悠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漚或施而漣與與焉不啻如處江湖而乘秋濤也程君觀而悅之命其軒曰魚樂之軒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今此無乃又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

哉子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故性遷于習習貫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其始至也憧憧焉聞聲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湏臾生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驅之而不去徘徊盤旋恐違其所離之則悲以鳴狂顧而疾赴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山野之優游豈不勝樊籠之局促哉彼既習而耽之矣我局促而彼優游之矣又烏得不樂哉今夫洿澤之間數罟不禁縉罔如雲鮫人蠶夫鼓楫生風獺獺鶩鷁鷺鷥成羣利觜長骹沒淵泉撇波濤無隱弗留鯤鮪登于庖厨鯁魚殞于胎卵患害日至而無所避優游云乎哉則又曷

若處此之為樂也難者無以應遂書以為記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雖蚤蟲蚊蠍必思所以完之然則是魚之得上人以為依宜其有樂而無憂矣

養志齋記

事親莫大於養志孟子之言至矣華亭唐伯讓書而扁諸室蓋將以朝夕觀省而致孝於其父母屬予言以記之夫孝百行之首也為人子而志于孝夫奚為而不淑哉孔門弟子以孝稱于聖人而揚于天下後世者閔子曾子而已游夏之徒則各有所虧缺而曾子亦不能以是傳於子何耶甚哉孝之難也今世之養親者以飲食供奉為至足而不知戚其戚欣

其欣至于違其情而不顧又烏知所謂養志之云乎唐氏東
吳之巨室也華亭在松江之濱勝地冠于浙右烏程之釀巨
口細鱗之魚秋菘春韭之菜芳菰精稻晨鳧露鷄之臠所以
適口克腹者無不有矣其為室也東望三泖九峯之山西望
具區山光水色遠近輝映翠霞晨飛玄鶴宵警松篁衆木花
鳥靡曼所以娛耳悅目者無不備矣白髮坐於堂上綵衣戲
於庭下欲有與隨所命欲有適僕夫版輿觀望頤指不呼而
集其斯所以稱夫養志之名矣雖然予之所求於唐君則有
大於此者夫父母之愛其子心無窮也痛痒疾疢如已受之
否泰榮辱憂喜鍾焉可不念哉人知愛其身不愛其親為不
孝而不知愛其親不愛其身亦為不孝世固有盡心力以奉
父母而不謹其身以陷于刑辟者其於道又何如耶是故時
言慎行由義履禮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尊賢友仁脩慝
辯惑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污和其兄弟親其姻族睦其隣
里鄉黨使父母之澤流于子孫而不墜所謂養志其庶幾乎
唐君勉之閔子魯子亦人也

裕軒記

會稽王元實於其居之傍作小室名之曰裕軒予既為銘之
矣而元實復請記焉夫裕者寬廣之謂也今元實之室大不
盈丈高不踰仞庭不容拱把之木徑不通一馬之足櫛櫛密

密藩籬逼塞不見孔隙而謂之裕可乎蓋人之裕在物而王子之裕在我人以物我裕也王子於我裕而不知物之裕不裕於是我裕而物從以裕其斯所以為裕乎今夫人憂思鍾乎情好樂牽乎心我欲富也金谷珊瑚不為多西蜀銅山不為饒陶朱倚頓之積不為豐我欲貴也通侯牧守不為尊大車駟馬不為榮萬鍾五鼎不為屬厭我欲娛樂也食前方丈不為奢歌舞靡曼不為淫弋獵馳騁不為荒瓊禽奇玩充斥亭館不為侈麗則必竭力以求之有所不獲則食不甘寢不安若是雖履汗漫之野登穹窿之丘將無所容其身而可謂之裕乎而王子則不然飯一盂而飽酒一升而醉無求多於

口腹而吾之心裕如也夏一絺而涼冬一裘而溫無求多於衣服而吾之心裕如也誦吾詩讀吾書適吾情則游足則息倦則卧無求多於盤樂玩好而吾之心裕如也足不踐訟獄之庭耳不接市肆之言目不耽佳冶之容口不談官政之是非無求欲尚人而吾之心裕如也一榻之小容身之外非吾庸一室之卑蔽風雨之外非吾憂僮僕之愚子弟之癡任使令之外非吾誅然則何往而不裕哉故軒之不裕而得裕名焉以王子為之主也甲午之歲余辟地于越主王氏知王子之為人與之交而善於是乎為之記

尚節亭記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為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
諷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污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
以象坐右之器以歌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
警進德脩業於是乎有裨焉會稽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
故為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為讀書游藝之所澹乎
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為物柔體而虛中婉
婉焉而不為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于涉寒暑蒙霜雪
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
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為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
復何以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枹材未

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
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所
生氣之所聚筋脉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為美植
反之則為瞶為液為癭腫為樛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
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
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
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
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為
暢茂條達而為瞶液癭腫樛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
不困平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

名其亭而又與吾徒游豈苟然哉

前江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政績記

人有守正議而不阿蒙排斥而不撓知為國而不顧其身者真可謂大丈夫哉故石可轉也而吾之志不可回水可遏也而吾之氣不可沮蓋其所見素明而所立素定非若庸人匹夫偶有所知而發于一時之暫夫是之謂不餒若前兩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是已謹按公名文瓚字子璋其先彰德人唐開元賢相廣平公之後也家世業醫為金國御診號曰金紫醫官金亡竄處南陽有諱全者贅壻于葉縣楊氏遂改籍裕州公之祖也生子曰欽字敬之讀書游京師受知于中書左

丞崔公崔公舉以為南陽府營田司提控按牘未幾崔公遷江淮行省左丞道過南陽君徃見焉時執政者與崔公有隙構崔公陰事遂誣崔公過南陽時取君金逮捕君送刑部榜掠殆死君終不屈乃以他事致崔公罪於是湖廣行省阿里海牙平章高君節義辟為掾從鎮南王伐交趾君還自交趾又以事忤用事者遂遣君之廣西造海舶石康還至靜江中瘴毒疾作卒于驛舍後以子恩追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子即運使公也公少失父母稍長能讀書以儒生舉為吏轉湖北道肅政廉訪司遷江南行御史臺察院陞內臺察院書吏考滿授將仕郎池州路總管府知事

未任改授宣政院斷事官知事甫三日御史臺辟為掾轉中書省掾考滿授從事郎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至治中民有吳機孫者以賄交權貴謂故宋高宗吳皇后為其族祖姑有舊賜湯沐田在浙西願以獻于朝執政者為奏官幣十二萬五千錠償其直而實分取之以所獻田付普慶僧寺命宣政院官奉旨馳驛至浙西疆其田則皆編戶恒產連數十萬戶戶有田皆當奪入官浙西大駭而使者甚威猛上下畏懼奉命莫敢忤公奮白廉使朶兒只班公收所獻田民按問得實狀追所誑取官幣一萬錠付庫同僚皆愕不敢署公力贊廉使獨署之以達于御史臺官以聞而使者亦言公沮旨執

政大怒奏收公按問內外驚駭公恬不為意會內御史臺奏緩其事改調公江浙行省都事後朝廷亦知其誑獻田者皆抵罪十有二月除兵部員外郎至京師未上除右司都事至治四年從幸上都六月湖廣行省平章忽剌歹咨言廣西岑世雄及黃聖許之子謀叛據城邑謀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請調兵四萬討之時中書叅政馬來忽剌歹之姪也與叅議王某同主亢其請集議于中書政事堂右丞相拜住公曰是事屬右司宋都事首署案牘其先言公即前曰某嘗為書吏湖北憲司與湖廣行省同建衙武昌廣西為湖廣屬地故得悉知廣西事今忝與計事列固當為竭愚言矧丞相有

命某敢不言廣西蠻夷之地自古王化所不及其地多茵毒瘴癘不可觸其俗尚狠鬪動輒相讎殺不可以禮義訓至元中朝廷嘗命湖廣左丞劉二拔都往征之則散入山谷敗而復集迄無成功故因其還業授以名爵岑世雄土軍萬戶黃聖許祿州知州亦聊以羈縻之耳蓋得其地無所益得其人無所用故也然自是邊鄙賴以無事大德中廣西帥臣建言置征討樞密院奏准發湖廣四川雲南兵四萬隸院官進討時廣西廉訪僉事奧屯忽都魯上言請以家屬保其不叛朝廷從之即命奧屯忽都魯行招諭事至今又二十餘年不聞有變也今日謀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今已六月而邊報

不至非虛言乎徼功生事非國家之利也王某等猶爭之公曰昔完澤答剌罕丞相皆賢宰輔於廣西未嘗主征討之議豈務為姑息哉防黷武也劉二拔都先朝名將進討無功無地利也今之為將者何人調兵四萬糧運之費不下數十百萬騷動三省幸而有功得不償失不幸失利不得中止兵連禍結塗炭平民耗損國用悔之何及丞相曰善乃復以奧屯忽都魯為同知副都元帥宣慰廣西廣西果不反七月改左司都事八月英宗皇帝崩晉王即位除監察御史未幾除左司員外郎出為江浙行省郎中又入為大宗正府左右司郎中轉禮部侍郎天曆二年以母老辭歸杭州覲省除儲政院

同僉不赴遂改除杭州路總管仁宗皇帝時西臺御史中丞
脫懽以罪廢延祐末皇太后有旨命中書省復與除授時公
為省掾白叅議閱舊案寢不除脫懽由是大恨公為御史時
又嘗劾奏前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擅權亂政及御史大夫
帖失弒逆其黨與皆不宜任用坐黜免者甚衆咸相與構害
公會脫懽復為南臺大夫其黨和尚為廉訪使將之官囑之
曰宋總管吾讎也必為我報之和尚許諾至則召吏卒悉諭
之意先是杭州養濟院凡十有六所孤老為數萬五千有奇
其實不滿六千人餘皆假名姓冒請人甲首而府縣及大府
官吏卒咸有恒餽遺以故互為容匿不舉歲冒破米二萬五

千石鈔二萬餘錠公至擿取冒籍者悉削去之由是上下多
怨愠有富民沈氏兄與弟爭財母右其弟公曰兄不憐弟幼
而爭財是不友也且有母在皆子也母所右官亦右之遂直
其弟至是和尚令人脅其弟使誣公賊弗肯命群卒拘繫之
榜箠鍛鍊俾為之詞詞成召公以屬吏公被召不平即悶絕
吏懼獄不就罪且及已乃妄為公誣服詞取公座署以為式
代公署和尚大喜竟繫公獄會母夫人以憂恚卒公乃以例
出持服久之御史為辨其寃除紹興路總管未及考除山東
都轉運益使召為刑部尚書先是汴梁盜殺省臣矯制除官
發府兵多所誑誤盜敗有詔止坐首惡脅從勿論至是復議

治連三百餘人族斬刑竄有差公不從曰已有詔而違之不可丞相高昌王以罪死又以他事論其弟棄市送刑部議公不肯曰獄情未具於是復大忤用事者意改除大路都總管臺官希意以大興縣尹盜鹽草事連公劾奏坐免無何御史鄭彥章等辨其誣除兩淮都轉運鹽使時海上寇起江淮間游民群聚販鹽因而劫商旅為盜公至督有司掩捕獲其渠魁鞠問盡得其黨與會有為風憲官者被劾居無錫與其徒相交結甚厚及是起為淮東廉訪副使至即為審案悉出其囚按鹽司枉勘召吏抵罪公遂以老疾謝事居紹興時年七十矣公為浙西經歷時嘗出遇卒牽一囚見公至伏地呼枉公

駐馬問囚囚曰我湖州農民姓名為楊信方家居力農忽有卒云自浙東來以強賊見捕逐受執不知其由公呼卒出所持牒察之疑有詐召有司付之訊果得詐狀案上公曰此必有故命再讞乃得豪僧沈明仁與楊信爭田故構詐擒信轉致死地使死狀流其僧于海南公為紹興有惠愛于民嘉禾生于郡郡人歌之故以老處紹興而民愛敬之如慈父母焉基年少時聞長老論說郡守政績必以宋總管為首稱及來越始獲見公因訪于越士得公所行之大槩錄以為後進式往年陳萬戶逐盜賊被殺海上其賊即公所督捕而淮東廉訪司所反案出者今皆為大盜在江陰莫能制云

壽萱堂記

會稽山陰余邦用有堂名曰壽萱以奉母也按萱草名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與萱同音而諼之義為忘故草名萱亦取其能忘憂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于昏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于嵇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喻母道而有萱堂之稱蓋不知其何所據若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懼雖有忘憂之草如不見焉非以萱比母也又按醫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諭母意或出此蓋不可知然萱能忘憂既壽矣又無憂焉人之所願欲遂矣子之奉母不過欲其如是則壽萱之名不必其有所據亦可也夫人

欲孝而親不待或厄窮而無以為孝則皆抱終身之恨而不平於天豈不大可憐哉余君豐于家而得壽母以養之其所受於天者厚矣書稱五福壽富康寧居其目之三康寧也者無憂之謂也五福四繫於天而一繫乎人攸好德也余君業儒而孝於其親又以善見推於其鄉人斯可謂之能好德已人知四者之係于天而不知天之所佑者德也書曰惠迪吉壽富康寧考終命惟攸好德者受之余君勉乎哉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夫積德如水愈浚而愈深否則有時而涸矣余君勉乎哉

諸暨州重脩州學記

學校以教民明人倫見于書傳肇自虞夏以逮于今莫不以先代聖人為師聖人人倫之至也自太皞迄于孔子聖人迭出莫不以道德被于民物垂于後世孔子既出而天下翕然師孔子自漢以來釋奠元師皆於孔子至唐太宗遂詔州縣學悉立孔子廟至今因之無有間議先孔子者得志行乎當時後世不獲見聞其言之詳也而欲學焉何從而入哉孔子獨無位于時而以淑其弟子故論學至孔子而始備微孔子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往古之言行無所折衷而人不知軌範故至孔子而後大中之論定亘古今彌天地不可易也是故宰我子貢有若孔子之弟子也其論孔子或

曰賢於堯舜或曰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後世不以之為黨子思孔子之孫也其論孔子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而後世不以之為私國家仍先代舊制凡天下郡縣莫不有學學皆有孔子廟立官設教以作成賢能至今且百載承平既久天下忘危於是盜賊竊發而有事于師旅為郡縣者徃徃以戎事供給告疲且怠故學校多不舉奉議大夫伯不花侯來監紹興之諸暨州即注意治學事而州學不脩久墮瓦剝落梁木蠹腐且侈且壓侯大以為憂亟謀新之會同知張君守正判官許君汝霖呂君誠俱以進士受命來佐是州侯大喜曰吾事成矣乃與其知州元侯思中同知張

君友仁及山長包君瑛咸會于治事之堂集吏民勸儒尸之
有田而羨于財者俾以力高下供役衆皆願聽命乃擇木伐
石命之曰必鞏必完自殿堂以及廊廡齋居靈星之門先賢
之祠罔不畢葺於是廟益邃以清學益隆以嚴弦誦藹然士
氣為之一新經始于至正十五年五月告完于是年七月乃
以其事請記于劉基昔者冉有問于夫子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國家自混一以來以仁
澤施于民溷濡養育蕃衍滋息可謂庶且富矣今乃至相率
而為盜庸非典教者失其職耶夫民之所以敢犯法者以其
不知人倫也聖人之教行則人倫明矣人倫既明則為民者

莫不知愛其親而不敢為不義以自累為士者莫不知敬其
君而不敢自私以僨國事盜賊何由而生亦何由而滋蔓哉
諸君子可謂能知治道之本矣可無述乎於是乎為之記

紹興崇福寺記

越於江南為山水郡雲門若耶則以名勝聞于天下者也平
水去雲門十里當鏡湖上游有為雲門之遊者必至是登陸
故總謂之雲門雲門之山自秦望分而北東行至平水而止
故其地獨寬衍其水始通舟楫魚菹竹木商賈所會故號曰
草市市有寺曰崇福故宋紹興間志道法師所創建也法師
初受業雲門之淳化寺後游學無所不歷乃復歸雲門顧雲

門為入山太深乃作精藍水濱謂之觀音懺院弟子來從者
日衆其業浸廣開禧二年中始請于朝得賜額為崇福院至
元十三年寺燬于兵越十有二年法師之孫法育浩觀可模
法輝行廉等相與買賈氏墓菴以廣寺置田山以給薪米增
度弟子定甲乙相次主寺事於是寺益蕃盛天曆之初仍燬
于火而佛像皆存弗壞時可模住郡之圓通寺屬其弟子景
暉似璘重建乃徙其趾去舊趾二百步寺本西嚮又更而南
向其徒善祚仁偉悅儔皆併力相事無敢怠故大殿三門堂
廡庫院以次告完垣墉階闈庖溷圍福靡不備具木石瓦甍
丹堊塗墍視昔有加於是山水之觀新若改作而游觀之勝

遂不後于群寺矣至正乙未予自若上人深居出舍靈峯其
寺僧玄旨來邀予游因登其皆山之樓眺于群山悠然而懷
古焉其西則為秦望鸞鼻秦始皇帝東游勒石自頌之所也
其南為陶山有華陽外史之遺跡其東為日鑄干將莫邪之
所自出其北則曰陽明之山帝軒轅之所館以候神曰禹穴
則夏后神禹之故陵也水則若耶之溪流入鏡湖日出前峯
沒于其陰雲生太空濤落滄溟雨往風還烟慘霞明凡可以
悅目而怡心者莫不畢陳于軒檻之外真可以遺人世超汚
濁矣又何必深入虎豹之宮而乃以為高哉因留連久之比
予還郡城而寺僧介靈峯奎上人來道其累世營葺之勤且

告曰寺自癸未歲始以田租服官役於是乎有民事馬寺之
僧本出一祖今分為三房均逸勞也三房以昭穆序兄弟子
孫如族屬俾同力一心以無墜先緒懼後人之安于成而弗
此懷也故願志其所自勒諸石使來者知有本原而不忍相
邀遺也不亦善乎敢請予既喜山水之美而又嘉其僧能承
先志以思永其傳也於是乎為之記

賈性之市隱齋記

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闌闌中集古今圖書以
為燕游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覲車馬之塵不深其宮
而不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而不與鄙俗者

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俾予記夫隱以全
身而遠害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
焉而古人乃有隱於是者以其卑賤混濁足以自穢而泯其
名也今賈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於古之
隱于市者乎吾嘗聞隱于孔子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
君子之有道也遇則仕不遇則隱仕與隱雖兩途而豈二其
志哉伊尹傳說處于耕築一旦舉而寘諸相若固有之無動
於其中也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知此則可以
語隱不必廢其身醜其名而後為隱者也是故博徒賣漿隱
之俠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之賊者也對

穎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蹲窾水以待聘隱之偽者也上介
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沈湎于酒不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
是皆為驚世駭俗而有害於道君子不忍為之是尚為能求
其志也哉賢者遭時之不然或辟世或辟地或耕或漁或居
山林或處城市或抱閔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
有易焉柳下惠之與伯夷跡若冰炭而同謂之逸民君子不
非焉庸非以其志乎賈君以孝友處乎家人以信義行乎里
鄰有學有文而口不言其志可知矣謂之隱者不亦宜乎雖
然夜光在深山人莫得而見也出而投之瓦礫之間則庸人
孺子皆識之矣今君忍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吾懼其欲

晦而愈彰也他日見王君請以斯言質之

浙東慶州分府元帥石末公德政記

浙東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之鎮括以智計銷
頑梗以德惠撫疲瘵理財足食完守固禦仁威並行寇盜潛
戢予既從父老請敘其績而頌之矣其夏六月己巳松陽縣
民吳亨又介何君子安來請曰當盜發松陽時亨以義兵從
有司攻盜故群盜皆與亨為仇家無何盜有斬其首詣帥府
降者方論功受賞乃因勢訴亨及同事四人謂與盜通公且
信且疑之即檄召亨等亨時出外四人者先至公訊得其情
謂之曰女輩雖非與盜通然頓兵玩寇以致蔓延不為無罪

四人懼請輸鈔各五百定以自贖亨獨後至公怒曰是重違
吾令亨大懼請贖公命築左渠城堤五十丈費且倍既而公
察知亨實無異心更助粟百斛益五引俾卒事亨自惟被誣
事昧惟公釋疑俾從輕亨來又後犯公令公亦不忍施大罰
俾降從贖典既又發補我勞亨實不共以威公其敢自藏慝
若垢在躬克滌其敢忘公恩思為公為祠樹石以昭云于人
人先生率鑿其誠而賜之文俾我公之功之德永底弗忘亨
之願也非所敢望也予甚嘉之曰善哉孟子曰以佚道使民
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豈不信哉粵自草竊
搆亂朝野多故紀綱弛官吏張口引頸幸民有事以資漁

獵使亨不逢公家必傾或激不得已鞠為匪人則其抱恨何
如哉惟公涖茲邦決庶政大小有民咸戴實德不獨一吳氏
子也今亨不幸被誣而當公時亦幸矣哉嗚呼使亨不幸屬
他人雖傾家奉吏且枉直終不分今輸力于官雖罰有度矧
又獲為功于父母邦宜其喜而感也昔者諸葛武侯之治蜀
也政尚嚴明蜀人始畏而終懷之至于李平廖立親遭廢斥
而悔艾思念沒身不置公道之服人固若是哉豪傑之工相
後千歲而能使人感動奮發其機如一故予於亨之請輒不
辭而為之文若夫公之功績在枯者既別有碑不重著也

浙東肅政廉訪司處州分司題名記

題名所以識歲月之久近行役之勞動而寓感思於其中焉山
川阻脩行李跋涉或一歲而屢至或歷年而一過是故足以
興人之感恩在而懷威在而憚義在而敬懼在而怨若之何
而不起人之思邪是又寓勸戒於其中而切有裨於世教也
自古及今相因不廢良有以哉國家設肅政廉訪司以平官
政舉衆務瘼民瘼執紉墨以繩天下之曲揉不順道理者故
錄囚視牘歲再出外必以隆寒盛暑之時其勞動孰甚焉
任重於百司而政下於民者獨夥宜其起人之思尤甚也然
則題名之記其可缺乎粵自盜起以來憲府缺官分巡不及
慶州且累歲今年秋憲副張公始來決壅疏塞剔蠹振墜大

明舉措以植軋山藪之惠迪從逆者於是七縣士庶咸知畏
懷寇盜爰戢郡境用寧乃暇日視分司題名缺記命伐石樹
壁下而代基為之文惟公以通濟之才筮仕于朝出任民寄
以最績奏聞揚歷風紀老成更事所至有德澤加于民真足
以起後人之畏慕昭軌範於將來題名之石昉建于茲吾知
其垂永久而不磨也昭昭矣至正十七年冬十月記

苦齋記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節在匡
山之巔匡山在慶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
四面峭壁拔起巖壘皆蒼石岸外而目中其下惟白雲其上

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棟側栢之木黃連苦枳亭歷苦參鉤夭之草地黃游冬歲芑之菜楮櫟草斗之實栲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米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檟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汨汨澗澗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窠而室焉携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藟實間則躡屐

登崖倚脩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醇飲肥之腸不可以實䟽糲籍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藿雖欲效野夫賤隸跣躄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

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
吾之苦也吾聞并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
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
苦齋記

清齋記

室以齋名取其潔也齊以清名清者潔之華也惟潔也而后
清生焉浮屠氏離世絕俗以潔為其道故翦須薙髮割情斷
愛所以潔其身也疏茹糲食屏斥魚肉所以潔其口也跣坐
面壁收神內觀所以潔其目也晨鍾暮鼓梵音海潮所以潔
其耳也焚檀爇沉氤氳桂薰所以潔其鼻也幽溲聞默惟寂

惟冥所以潔其心也五情旣治百魔不生潔不污而后天下
之清歸焉天台朱伯賢為予言義中上人之居中天竺也有
室曰清齋環以群山縈以碧水其在錢塘時蓋嘗屢游而玩
心者其為名也實稱故太虛澄朗烟空霧豁日光華原野
昭曠而天地為之清焉丹葩發鮮綠陰永書涼颺撤暑銀漢
掛戶而節物為之清焉時雨新濯竹樹生色猿鳥不呼松栢
帖妥而巖壑為之清焉遙望西湖如大圓鏡翠輦垂映波瀾
錦章而是室之下白石玉皎暗泉金奏足音無聞谷響相答
至于今使人思不能忘請為文以記之予惟乾坤睚刺以來
人世之無此境久矣今聆朱先生言意啟菟如夢寐幸而

聖明應運宇宙載造太平景象于今復見則所謂清齊者尚
或得而游也年月日記

少微山眉巖神仙宅記

神仙果有宅乎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鄰又烏有所謂
宅也神仙果無宅乎左帶瑤池右環翠水繚以赤城玉樓十
二其傳非一惜乎吾不得而見之也世之人由不能見遂并
神仙以為無有嗚呼是非知造化之情狀者也夫造化之神
妙豈夫人之所能窮哉天地生物各稟氣以成形人亦物之
一也物能化人奚為不能化故雀化為蛤鼠化為鴛麥化為
蛾螿化為蟬蠟化為蝶魚與蛇化為龍吳之桑晉之石楚之

枯木冥頑無靈去人甚遠乃或化而為人或忽然而人言焉
由是觀之天下之物無不能變化也審矣何獨於最靈之人
而疑之哉縉雲之山桐溪出焉東南流入於好溪其南曰少
微之山是為枯蒼洞天有觀曰紫虛紫虛之山水清奇幽邃
甌栝之間無與為比自唐宋以來神仙鍾離先生呂洞賓皆
嘗來遊而章思廉徐泰定即其觀之道士也皆以羽化去其
事蹟顯著人能言之不可蓋也履其地思其人寧不飄然有
凌雲之志哉觀之南有山曰眉巖章先生羽化之後施其冠
烏之所也今道士梁惟適及其弟子王有大每至其所必裴
回興感嗟先生之緒不續故於巖傍作室以邀先生歲時致

言... 卷六
享祀而以神仙宅名之夫先生神遊八表雷霆為輿風雨為
駕躡光景超滅沒亦安事夫宅哉其或鑒二子之誠心而為
之一來不可知也故為述其事而繼以歌惟適字安宅基祖
母永嘉郡夫人之姪孫基之外姪也有大字處謙皆括蒼人

歌曰

幽華兮春菲明月兮秋輝仙人去兮何時歸空山寂寥兮使
我心悲檀為梁兮楠為柱白石承楹兮青蘿為宇蟄桂枝兮
延佇高玄無梯兮淚零如雨瑶壁兮丹崖鶴晨鳴兮猿夜哀
愴悵恨兮倚長懷望夫君兮來不來挹寒泉兮薦芳芷長烟
徘徊兮清風四起洞谷含舒兮笙竽盈耳松篁戛摩兮毛髮

風灑采瓊英兮琅玕將以遺兮飛鸞盼盼兮杳冥於環佩
兮雲端逍遙兮夷猶傷心兮離憂拜稽首兮陳情異神君兮
長留

大勇齊記為張生作

勇天下之達德也而聖人有時乎弗德夫人之於道知足以
知之而行弗逮者無勇也弗能擇乎中庸而冥行焉者鮮有
不惑於其近似而淪於六蔽君子實深病之故勇者仁知之
卒徒也仁知帥乎中堅挺乎其不回於是選鋒勁騎聽指麾
而疾馳如雷如霆不可遏也夫是之謂勇蓋仁知不能自行
而駕勇以行及其成功則勇亦得參乎仁知同為達德苟不

周於仁知昧乎不辨其是非茫乎不計其公私惟其情之所
徇而果行焉曰吾天下之勇也知有勇而不知有其身而不
知其違乎仁既違乎仁不得謂之知遂則為專諸聶政不遂
則為荆軻要離獲書於春秋而名曰盜豈不害哉故德之蔽
惟勇為多故六言之中曰直曰剛皆勇之屬也故曰勇天下
之達德而聖人有時乎弗德擇理而不精必害故德之害惟
勇為大卞莊子之刺虎也伺其闕而傷且死然後舉而兼取
之可謂知矣虎毒人之獸也以是施之可也而槩以加諸人
則恐其未仁也是故夫子語成人取其勇矣而必曰文之以
禮樂則卞莊子之勇亦未得為無敵擇勇之難也如是哉廬

陵張生名其室曰大勇大勇之云蓋出自孟子其一則對齊
宣王之間而勸之以周文王武王之事蓋當是時周德衰矣
周命替矣天下之民困於虐政極矣齊以萬乘之國七九有
之一苟有志於斯民則文武之事反掌可為勇之時義豈不
大哉然非所以為衆人言也其一則引曾子謂子襄之言曰
自反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直雖千萬人吾往
矣其意惟在論北宮黝孟施舍之勇非聖人之徒之勇而已
使曾子而有此言必亦有為而非教子襄之恒訓也不然則
曾子之學務在成已何切切於褐寬博之不惴與千萬人之
不畏哉曾子傳孔子之道者也孔子論行三軍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則必
不怙恃其直而以一身當千萬人也必矣且直不直在我於
人乎何與雖千萬人吾往矣抑亦何所用其直哉曾子之雅
言稱吾友犯而不校子思之作中庸得之於曾子也及其語
勇則引孔子告子路之言曰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
而強者居之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而君子居之
則子路之勇孔子未之取也曾子亦未之取也然則如之何曰顏淵
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人人之所難而顏子躍然任之君子
之大勇蓋如是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
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曾子之大勇蓋如是生也好
勇盍求諸孔子之訓而服膺乎顏子之事曾子之言則其為
勇也庶幾乎無敵矣於是乎言

獨冷先生傳

客有遺棄世事不求利達者結屋于中山之下居焉樹以柔
木有泉一泓濟高岡而景馬坐于桐梓之陰歌曰衆皆誼我
獨靜衆皆熱我獨冷朝作暮息兮我日獨求牧人聆之歸
而語其老其老曰隱者哉明日欵其廬問其姓名曰忘之久
矣因甘其居曰獨冷謂其人曰獨冷先生客出先生寢夢遊
乎蒼茫之鄉覲玉帝于璿臺帝賜之遊于廣寒之宮飲之以

玄雲之漿四顧無人淒風滿空星月缺北於是愀然而思悠
然而歌歌曰風蕭蕭兮吹我衣高寥泬溼兮逝將安歸又歌
曰風蕭蕭兮吹我裳吁何為乎踽踽涼涼覺而異之訪于鬼
谷子卜之遇井之巽其繇曰井天飛吝其願獲于南垂煇而
焚而伏其鮮而利貞鬼谷子曰木上有水井井上出者也飛
而上于天人莫得而食也南夏方也暘之所由生也如煇如
焚可勿伏乎巽東南之方也其象為風泉以冽之風以清之
鮮可知矣利貞者秋冬之德也秋冬德之收藏者也宜乎其
踽踽涼涼也吾聞天台之山南望赤城有逸人焉謂之獨冷
先生其子也夫或曰先生姓張氏蓋子房之系胃先生不言
人亦莫知其果然否也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六終

入在真味北果然亦由



